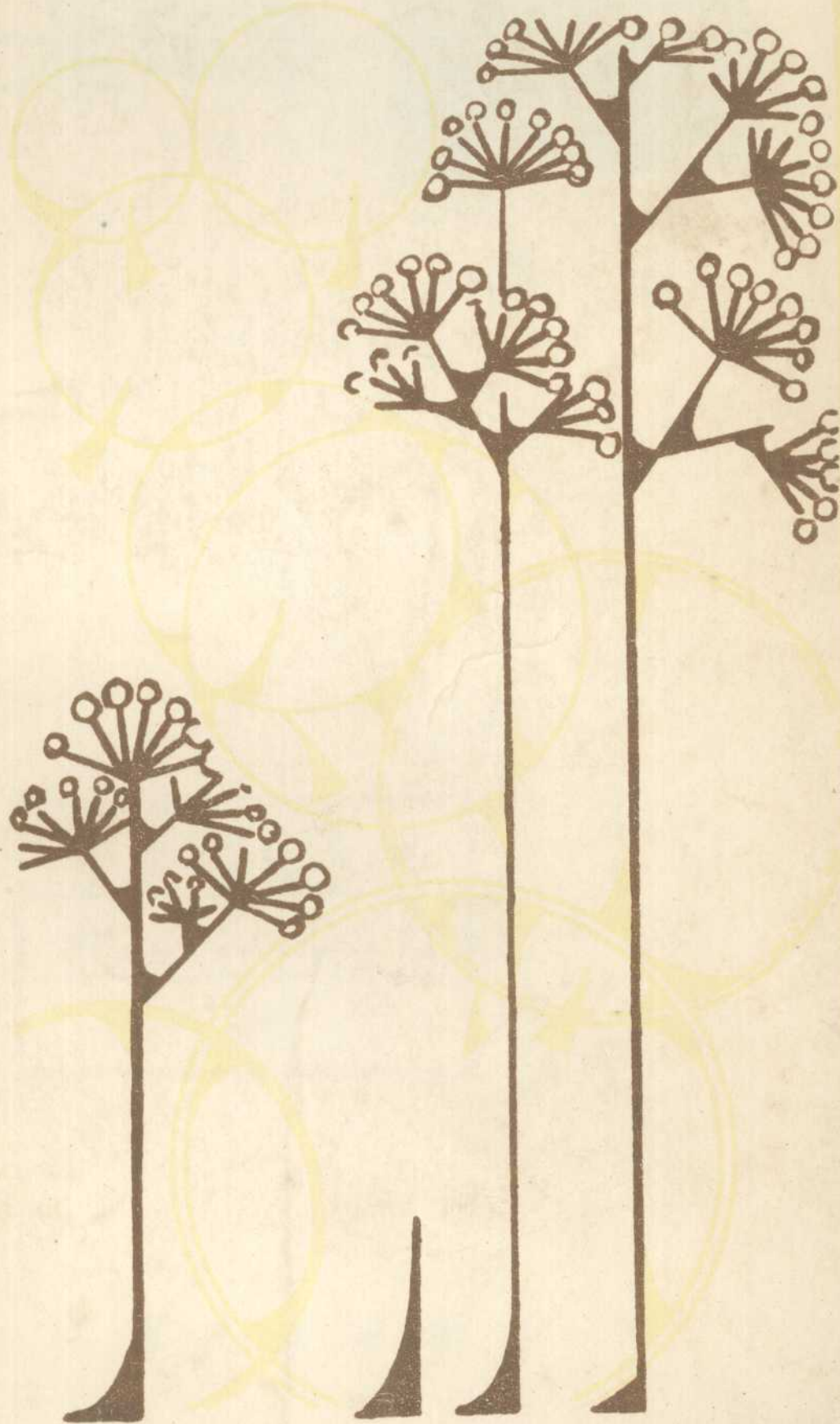


广西青年诗丛

黑土地印象

李 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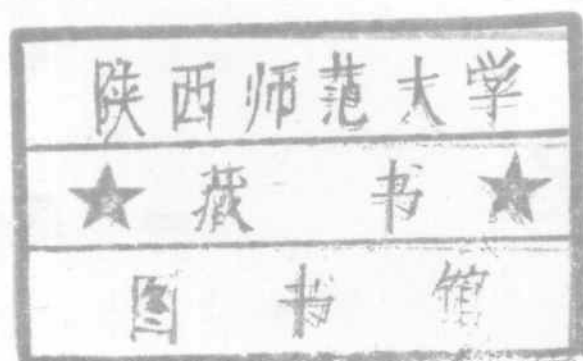


广西民族出版社

黑土地印象



李 逊



广西民族出版社

目 次

- 1 老树
- 3 黑土地印象
- 5 青春
- 7 我插队的地方
- 10 亚热带少女
- 12 彩色的风
- 14 太阳之歌
- 19 老人的歌
- 21 江边长大的孩子
- 24 去远方
- 26 在那个夏天
- 28 一个朋友
- 30 逛狂想曲
- 33 红水河 红水河

黑 土 地 印 象

黑

诗的思考与直觉美

——读诗集《黑土地印象》

陈雨帆

这个诗丛所介绍的十几位青年诗作者里，有一位诗具备着许多方面的鲜明特点，很值得我们作一番综合性的品味。他就是这本《黑土地印象》的作者：李逊。就想像力和气质来看，李逊接近杨克；多用意象性语词，他接近白薇；他跟何德新相似之处，则是有自己一个最擅长的抒情领域；但最鲜明的，还是他跟黄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直觉美。

在那个夏天。五月的风自由地散发着七彩音律。大地开始流动一个绿色的主题。古老的南方神话，在这绿色里，淡淡地，化成一场没完没了的小雨。太阳没有了轮廓。一个婴孩独自在热土里爬着，高高的草垛下，两个少女正在盘算秋后。不知为什么，我们总也走不到一起。羞涩被晾在林子的外边，

而爱情就湿漉漉地站在前面路口上，等你，等你……。又是五月的风，带着它对世界的理解流过。田野渐渐清晰。出现两行隐隐的足音，一个声音在问：前面还有路碑么？回答是一支《太阳之歌》：人类的目光正在关注东方，关注争夺冠军的行列中，又走进一支十亿人的队伍，他们是夸父和后羿的子孙，曾拥有过十个太阳。这是一条挣脱了锁链的河。许多人的声音：海！海！海！……。金黄金黄的二十一世纪，正在紫罗兰的簇拥下朝你招手。老树的身边长满青草，一切都还年轻。……

上面这一节文字不是谁的一首诗作，而是我在读李逊诗集的时候，在脑子里留存下来的一些句子。这一首一句，那一首一句，我是把它们打乱了又拼凑起来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又可以排列成为新的一首诗。这种联系，与其说是一种逻辑，不如说它们有着一种相通的直觉美。这是没有错的，只须你也读一读这本诗集，读一读《亚热带少女》《彩色的风》《老树》《黑土地印象》《太阳之歌》《在那个夏天》《红水河，红水河》《海之狂想曲》这些诗，便可以发觉有许多这样的直觉形象的诗句。

倘若你要用通常的赋、比、兴规则来分

析这些句子，往往会不甚了然。但事情勿须这种分析，只须你留神地读下去，就可以了然地发现一个又一个直觉美跃然纸上。它们是油画般的视觉美，是音乐般的听觉美，是雕塑建筑般的触觉美，是舞蹈般的旋律美，甚至是花卉艺术品、烹饪艺术品般的嗅觉美和味觉美，是这些美的交叉，替换，重迭，是这些美织成的网。它们大大超越了单一的赋或比或兴的范围，大大超越了单纯的表象描写的范围。

李逊的诗，是可以在艺术实践上给人以启示的。他自己就从自己的实践中领会到一个道理：“诗当然也思考，但，是诗的思考而绝不是哲学的思考。”他这句话不管表述得是否准确，他是已经注意到“诗的思考”的立足点了的。这个立足点就是：诗，要让人们知道心灵世界的真实。这个真实当然不能靠哲学式的抽象条文便能揭示得了的。

因为，心灵世界的真实，首先是外部世界的种种事物通过对人的五官的刺激而形成的五觉在人的内心世界的聚拢，以及它们所引起的思想情感的种种反应，这些反应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多色彩的。因此，心灵世界是一个明暗交割、五彩缤纷的世界。诗要揭示这样的真实，诗人必须依仗直觉力。没有强劲的直接力，就不能够把人们引带到心灵世

界中去。所以可以说，诗的思考是一种“五彩的风”似的思考，一种凭借直觉的思考。诗以想像为翅膀，其道理就在于此。

但是，诗的思考不能就此止步。就此止步，诗就会显得想像繁复，诗体臃肿，无法赢得诗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精炼。李逊的一些诗作，就还存在这方面明显的毛病，如《红水河，红水河》《海之狂想曲》就是。

李逊的这一类诗要精炼，不能只靠删掉一些句子便可实现。诗，不只是诗人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欣赏者思考的引线；诗的精炼，也就是留给欣赏者同样一个“诗的思考”的天地。因此，李逊这类诗要精炼，须得从结构入手，这既包括对他特有的诗的领域进行总体的构想，也包括对每一首诗的构思，把诗的思考往更高更深的程度推进。心灵世界的真实是立体的，多维的，多方位的，诗人完全可以从这些心灵世界的特性上找到最佳结构的依据。这样一来，诗的思考推进到这个境地，又不能不和哲学的思考有了联系。

目 次

- 1 老树
- 3 黑土地印象
- 5 青春
- 7 我插队的地方
- 10 亚热带少女
- 12 彩色的风
- 14 太阳之歌
- 19 老人的歌
- 21 江边长大的孩子
- 24 去远方
- 26 在那个夏天
- 28 一个朋友
- 30 海之狂想曲
- 33 红水河 红水河

老 树

大火烧过的焦土上

留下一棵老树

黄昏涂改着它的颜色

和它脚下的荒地

一个比世纪更久远的灵魂

颤巍巍地爬起

它的投影

被拖到了河的对岸

和对岸的远山

剩下一堆废弃的肉体

僵硬地卧着

几根干瘦的肋骨

再也敲不响编钟的乐声

夕阳照着一串发黄的日子

旷野上开始浮动许多影子

老树也在移动

歌声压得很低
但却灼热
当一个灵魂唤起了大地的回声
流金的空中
手与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神圣的目光
也在无声中伸展开来
象一片新大陆上升起的硝烟
骄傲与血性
还有什么
能改变这个古老的信念
把斑驳的记忆里
浇铸的无法剥落的青铜文明
交给醒来的时辰

春天终于来临
老树的身边长满青草
也许
一切都还年轻

黑土地印象

迷迷惚惚的太阳

从森林里爬出

土地还浸在夜的梦里

很黑

与太阳同时出现的

是许多弓一样拉紧的脊背

负着生活

却载不走岁月

一个陶罐被掘了出来

围拢的人们议论着

闪着华夏光彩的鱼纹图

被迫不急待地砸碎了

里面

有一堆生了锈的铜线

脚下很热

牛驮着一个不会吹柳笛的少年

朝那片嫩草走去

身边是一副卸下的犁铧
疲倦地弯曲着

辣得呛人的烟味
从地里升起
秋天是被熏黄的啊

地头放着一只土碗
浑浊的水里
冒着太阳的金泡

流了许多汗的
沉默的父亲
开始期待半斤米酒
远处的小村在炊烟里摇晃

一个生下不久的孩子
独自在热土里爬着
高高的草垛下
两个少女正在盘算秋后

黄肤色的民族
在黑土地的摇篮里
获得了古铜色的骄傲

青春

在膜拜死亡的日子
有人在雪堆下
掩埋了你

现在你又微笑着走来
身边拥满崇拜者
那些已经衰老的青年
和仍然年轻的老人

夜校的白炽灯
闪着雪原一样的亮
照着有些陌生的符号和字母
从某个角落
灰扑扑地
爬上额前的皱纹
紧蹙的双眉
把它们紧紧夹着
仿佛要在一个晚上

偿还所有没有季节的时辰

“亚巴哈”也在公路奔驰
奔驰

并不为了奔驰

既然玫瑰红的年龄

甩掉了蓝灰色的外套

一个镀金的匣子

再也不能囚禁少女的天真

那么

让心灵公布谜底吧

连理性也来跳个“华尔兹”

穿上你最喜欢的衣服

再议论一下

式样和颜色

你不是还不算太老么

他不是还很年轻么

青春不会永远属于我们

而我们将永远属于青春

我插队的地方

消瘦的小河
是那样痴情地
搂着怀里贫血的村落
光秃秃的小山
用告别的姿态永远站着
失宠的落叶
被绿色抛弃
干枯的草地上
刈草童的口笛
常常吹错

记忆的旋律
也已离开线谱远行
拾回的歌
却是无词
无声
可我还记得
那滑溜溜的井台

和一间没有童话的小屋
比晚祷更动听的钟声
带着终于疲倦的惬意
热辣辣的二两白干
随一只粗瓷碗
连同粗俗的信任
一道交给了我
还有一条老围着我们转的
秃尾巴狗呵

（它死在一个冬夜里了
它死在一个冬夜里了）

冬夜里也有一支歌
无词
无声

不知为什么
那时的天空
似乎也从来没晴过
每一片向北飘去的云朵
都会带起一群生翅的谚语
飞进远山
重新集合着下一个秋季
田野涂满男人的吆喝
淌汗的面孔
并不轻易让泪流过

原书缺页